

一天我在網上瀏覽時，無意中在《經濟學人》雜誌的官網上看到了一則徵訂廣告。

我順着廣告內容一條一條往下讀。第一種閱讀選擇：花費 59 美元在網上訂閱；第二種閱讀選擇：買 125 美元的印刷版。然後我讀到第三種選擇：印刷版加電子版的套餐價格同樣是 125 美元！既然都是 125 美元，誰會放棄誘人的印刷版加電子版套餐，而選擇只訂印刷版呢？會不會是出錯了？我開始懷疑，他們這樣做是想讓我越過單訂電子版的選擇，直接跳到價格更高的選擇——電子版加印刷版。

那些營銷高手懂得人類行為的某些重要方面：人們很少做不加對比的選擇。我們的心里並沒有一個“內部價值計量器”，告訴我們某種物品真正的價值。相反，我們關注的是這種物品與其他物品的相對優劣，以此來估算其價值。

在《經濟學人》雜誌的案例中，你可能不知道 59 美元的單訂電子版是否優於 125 美元的單訂印刷版，但你肯定知道 125 美元的印刷版加電子版套餐要優於 125 美元的單訂印刷版。

在麻省理工學院的斯隆管理學院，我讓 100 個學生做選擇，結果是：

單訂電子版 59 美元——16 人
單訂印刷版 125 美元——0 人
印刷版加電子版套餐 125 美元——84 人

他們都看得出印刷版加電子版套餐相對於單訂印刷版的優勢。不過，單訂印刷版真的就影響他們的選擇了嗎？換言之，假如我把這一項去掉，學生們的選擇還會與上一次相同嗎？

你被宰定了

[美]丹·艾瑞里 趙德亮 夏蓓潔 譯

這一次，選擇 59 美元單訂電子版的從原先的 16 人增加到 68 人；選擇 125 美元套餐的從原先的 84 人，下降到只有 32 人。是什麼原因使他們改變了主意呢？我肯定地告訴你們，絕非理性因素。

相對論的一個側面總是令我們產生失誤，這就是：我們不但喜歡拿事物與事物做比較，還喜歡把容易比較的事物集中做比較——避免把不容易比較的事物做比較。

為什麼？我來給你們講一個麵包機的故事。

威廉斯-索諾馬公司首次推出家用烤麵包機時，多數消費者不感興趣。麵包機廠家請來了一家營銷調研公司，他們提出了一個補救辦法：再推出一款新型號的麵包機，不僅個頭比現在的要大，價格也要比現有型號的價格高出一半左右。

這下銷量開始上去了，為什麼？就是因為消費者現在有了兩個型號可以選擇。既然這一台比另一台貴了很多，那人們無須在“真空”中做決定了，他們會說：“噫，我也許不大懂麵包機，但真要買的話，我寧願少花點兒錢買那個小的。”從那以後，麵包機就熱銷了起來。



無用的特長

我有一項頗讓自己得意的特長，就是認路。哪怕是從沒去過的城市、從未住過的酒店，只要讓我看看地圖，我就能準確無誤地把車開到目的地。這個特長雖然不夠資格上《最強大腦》，但也足夠拿出來在朋友面前顯擺一下了。

因為有這項特長，所以我自然是很抗拒使用導航儀的，總覺得那是為傻瓜設計的，像我這樣的高手完全不需要。不過最近我的觀點發生了一些變化，原因是去年我換了輛車，新車是自帶導航儀的。快一年了，我都沒把這項功能激活。直到有一天，我突然覺得，既然車價里包含了這筆費用，為什麼要浪費呢？

然後我就偷偷地試了一下。這一試才發現，原來這麼方便！它不僅可以指路，還能幫你分析路況，計算路上所需時間。從此以後我就再也不敢用它們了，為什麼呢？因為我覺得蠻可怕的——一直以來引以為豪的“特長”，就這麼輕而易舉地被機器給“秒殺”了。

除了認路的本領之外，我還有一項幾近廢棄的特長，那就是記公交站名。小時候，我報得出我住的那座城市里幾乎所有的公交站名。不過我很快就發現這項特長沒有什麼意義了：一來如今城市公交的規模已是當年的數倍，線路也經常變化，那麼多站名已經記不過來了；二來就算把這些站名倒背如流，也沒有什麼用處了。現在大家都用 App 了——你都不用知道站名，只要輸入起始點和目的地，手機就會幫你找到最佳路線，還能告訴你最近一輛公交車幾分鐘後進站。

前不久，一個同事遠赴拉脫維亞深造，因為工作的緣故，我們經常需要在微信上溝通。一天下午，聊着聊着，我說：“你坐的 18 路有軌電車進站了吧？你先上車，我們回頭再聊。”若是在 10 年前，同事肯定會特別驚訝：“你是怎麼知道的？你是間諜嗎？你在偷偷跟踪我？”而現在，同事只會說：“你下載了里加（拉脫維亞首都）公交的 App？”

所以，有些特長如果真的已經失去了用武之地，最好的態度就是接受事實，甘拜下風。我有一個朋友說得好，在這個智能時代，經驗也許是最沒有用的東西，甚至會成為時代發展的絆腳石。當你發現你的經驗已經跟不上時代了，最好的辦法就是放棄它，給那些年輕人和新鮮的事物讓路。

其實，不僅是一些特長沒有了用武之地，我甚至覺得自己的飯碗都有可能隨時被搶走。也許有一天，電腦可以根據讀者的不同期待，提供多元化的譯文；如果讀者想要原汁原味的感覺，電腦就輸出滿篇的歐式長句；如果讀者喜歡本土化一點，電腦就用方言來完成翻譯……到了那個時候，作為翻譯者的我們，就真的可以讓路了。



2017 年最佳微小說精選 (下)

暗戀

畢業後多年。她收到了他的結婚請柬。猶豫再三，她還是決定去赴約。他變得風度翩翩，十分健談。他的新娘也很美麗，讓她心里一陣傷感。如果當年自己沒有離開，那麼站在他身旁的是不是就是自己？雖然心里很不是滋味，她還是要走過去給他送去祝福。“這麼多年沒見，你變了好多，記得那時你沒這麼健談，跟喜歡的人說話總是結巴，好靦腆。”她頓了頓說繼續說，“沒想到現在跟新娘說話這麼流利，愛情的力量真厲害！”他聽後，馬上臉紅到脖子根，說：“真……真……真的嗎？”她突然就淚流滿面，不能自己……

借錢

老大的倆雙胞胎兒子考上了大學，光學費就一萬多。老大東跑西顛，跑細了腿兒，也沒把錢湊夠。為這事，老大吃不香，睡不安，愁起滿嘴的燎泡。媳婦說，該借的都借了。實在不行，你跟老二張個口吧。老大一聽，咧了嘴。老大說，前年，老二蓋雞場鴨場，跟咱借兩千塊，可咱連百十塊都沒借給他。這個時候找他，我咋張得開口？那……咱兒子的大學就不上啦？老大點支煙，狠狠地抽幾口，煙霧繚繞，罩着老大那張愁苦的臉。這時，有人敲門。老大開門一看，竟是老二。老二左手一只雞，右

手一只鴨，風塵僕僕地站在門口。把老二讓進屋，老大說，老二，你咋來啦？老二放下雞，放下鴨，抹一把頭上的汗說，聽說你倆兒子考上了大學，擔心哥湊不夠學費，就給哥送來三千塊……說着，老二從口袋里掏出厚厚一沓錢，放在面前的桌子上。老大羞愧難當，一張臉漲成紅高粱。老大說，老二，哥對不起你……前年你蓋雞場鴨場，跟哥借兩千塊錢，可我……老二擺擺手說，哥的家境我知道，嫂子有病，倆兒子要上學，你打工也掙不了幾個錢……再說，你前年不是還借給我五百塊嗎？五百塊？老大一頭霧水。對呀。老二說，哥，你忘了嗎？那五百塊，是你托咱娘捐給我的啊……



私奔

父親發現 15 歲的女兒不在家，留下一封信。上面寫着：親愛的爸爸媽媽，今天我和蘭迪私奔了。蘭迪是個很有個性的人，身上刺了各種花紋，只有 42 歲，並不老，對不對？我將和他住到森林里去，當然，不只是我

和他兩個人，蘭迪還有另外幾個女人，可是我並不介意。我們將會種植大麻，除了自己抽，還可以賣給朋友。我還希望我們在那個地方生很多孩子。在這個過程里，也希望醫學技術可以有很大的進步，這樣蘭迪的艾滋病可以治好。

父親讀到這里，已經崩潰了。然而，他發現最下面還有一句話：“未完，請看背面。”背面是這樣寫的：爸爸，那一頁所說的都不是真的。真相是在隔壁同學家裏，期中考試的試卷放在抽屜里，你打開後簽上字。

我之所以寫這封信，就是告訴你，世界上有比試卷沒答好更糟糕的事情。你現在給我打電話，告訴我，我可以安全回家了。

父親當即淚奔！

雪

好幾天了，天氣預報提醒着 20 號有雪。而 20 號，恰好是女人的生日。早在兩個月前就約好的見面，就在這一天。……

一夜的忐忑，見，還是不見？這個能一齊聊到天亮的男人，在網的那一端，深情款款……而身邊的丈夫，打着呼，夢中也鎖着眉，露出一副不耐煩……輾轉反側，難眠。

那麼，就交給老天爺吧，如果雪夠大，不便出行，那就從此不見……

天亮了，抖着手拉開窗簾：世界還是原來的世界，預告了幾天的雪，竟然是象徵性地飄着幾片。

女人迅速的穿好衣服，化上了精緻的妝容。走出小區一段路了，丈夫氣喘吁吁滴追來，還是一臉的不耐煩：

有雪又有霧霾，口罩也不帶，這麼大人了，老讓人操心你煩不煩？

望着丈夫穿着睡衣拖鞋臃腫的背影，女人心頭一熱，喊着：

今天不培訓去了，我去買菜，中午吃餃子。

冷靜派：看待教育國際交流背景下的商業行爲

“應當特別指出，對《一課一練》走向英國必須理性看待，上海學生的數學成績好並不僅僅是多做練習的結果。”上海 PISA 測試負責人、上海師範大學國際比較教育研究院院長張民選說。

倪明認為，《一課一練》在英國出版之所以能夠短短兩個月就談妥簽約，最重要的外部條件就是英國對上海的數學教育非常認同。“輸出版權是教育國際交流背景下的商業行爲，這反映出一家老牌英文出版社認定這套書具有市場潛力。《一課一練》可能得到英國師生的自發購買，但不會成為中小學統一配備的教學讀物。”

深思派：國人對中國基礎教育的看法是否該變變？

不管是自豪還是冷靜，可以肯定的是，中小學教輔成功輸出到歐美市場，對於認識和推進中國自身的教育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過去，中國向西方發達國家學了很多教學經驗，隨着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和教育的進步，中國基礎教育的經驗做法也越來越受到發達國家關注，這是文化交流的正常現象。

“對於中國的基礎教育，我們無需妄自菲薄。可以自信地說，我們有獨特的中國經驗，我們要講好中國故事，讓世界分享中國經驗！”張民選說。

“一段時間來國內輿論有種傾向，一說孩子書包重，就提出要拋棄教輔；一說減輕學生過重課業負擔，就提出要砍掉習題訓練。這都是矯枉過正。”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社長王焰認為，“我們對中國本土的教育方法要有自信。題

特別關注：中國教材出口英國(下)

海戰術固然不足取，但一定量的練習不可或缺，這也符合教育自身發展的規律。有人提倡‘快樂教育’，認為不能讓學生吃苦，其實那樣的教育往往難以長久堅持。”的確，數學教材走出國門提醒我們回歸教育常識：一定的做題訓練是必要的。中國數學基礎教育為何能夠輸出英國？

PISA 評估結果令西方關注上海教育

中國教材輸出英國是水到渠成的。為什麼這樣說？其實教材輸出只是中式教育“出口”英國的其中一環。事實上，近年來英國正在逐步系統地引進中國數學教育“上海模式”，這背後，是中式課堂教學、教師培訓、教育理念“三位一體”的全方位輸出。中國教育“上海模式”最初受到全球關注，是因為中國學生在國際教育評估(PISA)中的搶眼表現。

倪明認為，英國之所以願為《一課一練》買單，有着內外兩方面原因。內因在於《一課一

練》質量過硬，在讀者中積累起良好口碑；外因則是上海在兩次國際學生評估項目測試中表現優異，閱讀、數學、科學素養在參評國家和地區中名列第一，引起英國等國家的關注。

2009 年和 2012 年的 PISA 報告顯示，上海學生在閱讀、數學和科學領域奪魁，在驚嘆的同時，英國在內的不少國家都紛紛來到上海“取經”。2014 年 2 月開始，英國、南非等教育部門負責人紛紛來到上海，組織研討、觀摩模擬授課教學，學習我們中小學教育上的經驗。9 月，英國派遣 71 名優秀數學老師來上海進行了為期兩周的交流；11 月，上海的 29 名教師也被派到英國，在一些小學駐校三周。

英國教育大臣古布曾公開表示：“我希望英國能夠用填鴨式教學授課。”國際共享教育資源與方法是趨勢

張民選提到，在英國教師眼中，教師和家長對學生寄予信任，教師專業性強，注重在職進



修和集體分享，採用有用的珠心算及乘法口訣、“小步推進”與“變式教學”策略等。

可見在英國教師眼中，上海的數學教育也有諸多成功之處。而對於英國來說，把優秀的外國元素帶入學校並不是新鮮的事，以後將會更多。

“可以預見，教育資源與方法的國際共享，融會貫通將是未來的趨勢”英國牛津大學聖凱瑟琳學院碩士勞倫斯·帕克布朗說道，他曾經在全英排名第一的國際學院貝勒比斯學院擔任經濟、商學、大學和學院招生服務中心導師，有着多年領導教師團隊和指導學生升學的經驗。

在社會慣常認知中，我們的數學教育強調數理邏輯基本功，但是缺乏動手能力和創新能力，而英美等西方教育則比較注重培養學生的發散性思維和鼓勵孩子主動尋找知識的能力。對此，勞倫斯則說，兩者沒有誰“更好”，只是非常“不同”。

他說，中國的數學教學很注重培養學生的運算、心算和數據處理能力。而英國的模式也有相似的內容，但同時包含了分析問題、解決問題以及實際應用的訓練。並不能說哪種教育模式對學生來說更好，只能說它們是非常不同的。

是不是只有中國的孩子會補課呢？其實，勞倫斯說，雖然在課程安排、授課模式和考試側重方向都不太一樣，但是總體上中國和英國相差不大。比如英國的學生，無論學習非常優秀，還是存在偏科的情況，都會在課餘時間和周末參加一些輔導班，以補充和強化知識。(全文完)